

论《西游记》经典人物形象的人格特征

李积鹏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文学与心理学有着良好的结合,依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西游记》中的八戒是自然纯粹的“享乐主义者”,对应着“本我”;沙僧是师父与师兄间关系的“现实调节者”,对应着“自我”;唐僧是道德信仰的“完全倡导者”,对应着“超我”;悟空则实现了“本我”“自我”“超我”的转变与融合;白龙马的经历与悟空有一些类似,也完成了从“本我”到“超我”的升华。而有“后台”的妖怪则是人格结构处理不当的典型,他们未能正确处理好“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本我;自我;超我;《西游记》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7)02-0051-05

《西游记》中的人物塑造蕴含着鲜明的心理学特点,“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1],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文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代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所提出的“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与《西游记》中经典人物形象有着很大程度的契合,这为剖析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本文将从这一理论着手,对《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形象进行逐一剖析。

一、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基本内容

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创立了著名的精神分析学说,他认为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部分构成^[2]。“本我(id)”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与生俱来,也可以将“本我”称之为最自然、最纯粹的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人感受、外界规范都不是它所考虑的。本我遵循“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追寻快乐,避免痛苦。“自我(ego)”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自我”个体受到现实因素的限制,

遵循“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个体既要用合乎现实的手法满足本我的合理需要,安抚本我,又要调节着超我,以防其过度抑制本我,对本我造成伤害。在人格结构中,“超我(superego)”处于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是道德伦理角度的“我”,受自我理想与良心的限制。它常常指导着自我,控制着本我,力图将现实因素的限制内化为自身道德认识的准则,超我遵循着“完美原则”(perfect principle)。

二、典型人物剖析

(一)与三种人格相对应的典型人物

1. 八戒——自然纯粹的“享乐主义者”

八戒是非常经典的“本我”象征。他虽然长相丑陋、胆小怕事、看起来又蠢又呆、经常为了占小便宜耍心眼……但是却待人真诚——这种“真”像孩童一样,这种“真”就是“本我”所代表的最纯粹的自然人。人们常用“好吃懒做”“色”来形容八戒,这两个词里恰巧包含着“本我”所追求的最原始的欲望:性欲和贪欲。

“性欲”可谓是八戒的首要需求,而他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第十九回中,八戒在与悟空对

阵时这样介绍自己：“玉皇设宴会群仙，各分品级排班列。敕封元帅管天河，总督水兵称宪节”^{[3]227}。八戒本是天上品级较高的仙家，然而却因为蟠桃会上喝多了，闯入广寒宫，见到嫦娥“旧日凡心难得灭，全无上下失尊卑，扯住嫦娥要陪歌”^{[3]227}。不仅如此，嫦娥不从他后他还“色胆如天叫似雷，险些震倒天关阙”^{[3]227}。从而被玉帝重罚后投入人间，并投错成猪胎。八戒为了满足自身原始的欲望，毫无掩饰与约束，不顾现实的制约与道德的要求，只追求自身的快乐。八戒对“性欲”的追求并没有因受罚而抑制，贬入人间后他并未意识到自身的过错，依旧入赘高老庄，强娶高翠兰。即使被悟空收服后仍嘱托老丈人，“你还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与你做女婿过活”^{[3]234}。在取经的途中也一直是看见美女就流口水，走不动路，心生杂念，甚至在即将功德圆满时仍借机搂抱霓裳仙子，可见其对于“性欲”的需求之高，他的形象完全展示出了大部分人被“自我”所压抑的“性欲”。

“贪欲”则体现在八戒的“贪吃”和“贪财”上，这在《西游记》中有多处体现，如八戒的称号“净坛使者”便是对他“贪吃”的一种隐喻。八戒初次出现时，高太公称他“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彀，喜得还吃素”^{[3]221}。不仅说出了他食量之大，更说明了他对自己食量的不加节制，虽不挑剔，却任着自己的性子，包括在取经途中西梁的女王让人拿了三斤大米，八戒一听说便立刻接了过来，揣在包袱里面，顿时就不嫌包裹沉重了。悟空也经常会用食物来诱骗八戒做事，屡试不爽。在第七十六回中，孙悟空假扮成勾司人要取了八戒的命，八戒一看，马上就把藏在左耳里的私房钱招供了出来。在第九十四回中，天竺国王想要把唐僧留下来做女婿，于是送给三个徒弟黄金白银，只有八戒贪财，立刻接了过来。这都体现了其作为自然人本能上的“贪欲”^[4]。

总而言之，八戒可谓是将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描写八戒对各种欲望的追逐外，作者在对八戒的语言、思维、动作的描写上还处处显露着属于孩童的纯粹的“真”。譬如在第八十六回中，妖怪掳走唐僧并变出一颗人头骗他们，八戒眼睛里含着泪说道：“哥哥，且莫哭。天气不是好天气，恐一时弄臭了。等我拿将去，乘生气埋下再哭。”^{[3]1036}并且“不嫌秽污，把个头抱在怀里，跑上山崖。向阳处，寻了个藏风聚气的所在，取钉钯筑了一个坑，把头埋了，又筑起一个坟冢”，还“攀几根大柳

枝，拾几块鹅卵石，回至坟前，把柳枝儿插在左右，鹅卵石堆在面前”^{[3]1037}。无论从其表情语言，还是做事的思维方式上，都体现着“本我”中的“真”。

2. 沙僧——师父与师兄间的“现实调节者”

沙僧大概是师徒四人中没有特点，也没有过多戏份的人物，个性憨厚、忠心耿耿可以说是他的最大特点。没有悟空的叛逆冲动，没有八戒的执着贪欲，也没有唐僧对佛门戒律的坚守，但他却完完全全地阐释出了由“本我”分化而来的“自我”。

甫一出场，沙僧是“一头红焰发蓬松，两只圆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靛脸，如雷如鼓老龙声。身披一领鹅黄氅，腰束双攒露白藤。项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3]262}，可谓是凶相毕露。在与八戒对峙时提及自己的过往，“三千功满拜天颜，志心朝礼明华向。玉皇大帝便加升，亲口封为卷帘将。南天门里我为尊，灵霄殿前吾称上。腰间悬挂虎头牌，手中执定降妖杖。头顶金盔晃日光，身披铠甲明霞亮。往来护驾我当先，出入随朝予在上”^{[3]264}。与八戒相似的是，其前身也曾为天界仙人，却因“失手打破玉玻璃”而“遭贬流沙东岸上”^{[3]264}。“失手”说明了沙僧虽与八戒的遭遇类似，但原因却大不相同——八戒是对“本我”中“性欲”的放肆追求，而沙僧却是行为上的疏忽。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使被贬的沙僧心生怨念，成为了一个“樵子逢吾命不存，渔翁见我身皆丧。来来往往吃人多，翻翻复复伤生瘡”的妖怪^{[3]265}。在被如来点化，随唐僧取经之后，沙僧的凶猛品性被彻彻底底改变，他懂得了对本能欲求的抑制，不像八戒一样为“本我”所支配，自身的道德准则也渐渐地向师父靠拢，虽没有达到“超我”的境地，却实实在在是“自我”的典型。弗洛伊德作过一个比喻，“本我像匹马，自我就像骑手，通常骑手控制着马进行的方向”，沙僧便是控制马的骑手。

张锦池的《漫说西游》对沙僧做了这样的评价：“唯和是贵”“唯正是尚”“唯法是求”^{[5]63}。悟空的叛逆冲动及八戒无法抑制的欲望与唐僧所信奉的佛门戒律是不符的，这使得师徒在漫长的取经途中常常产生冲突，这就类似于人格结构中“本我”与“超我”的矛盾。沙僧便在其中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调和着师父与师兄间的关系。在第四十回中，师徒一行路过号山，红孩儿屡次变作红云，想找机会捉唐僧。悟空发现后一会儿将唐僧推下马，说是妖怪来了，一会儿又扶唐僧上马，说是过路妖怪，就这样折腾了两次，唐僧非常生气，以为是悟空成心捉弄，便要念紧箍咒，经过沙僧的苦苦相劝才化解了干戈。

虽然对沙僧着墨不多,但他不仅在自身形象上展现着“自我”的人格,还在师徒关系中担当着“自我”的部分,挑起了调和与凝聚的担子。正如张静二谓沙僧“相貌相当清晰,地位相当重要,而个性相当分明”。

3. 唐僧——道德信仰的“完全倡导者”

“灵通本讳号金蝉”,唐僧由“金蝉转世”而来,投胎凡世拥有着人的各种惰性,由此可见唐僧的“超我”并非天生。出生不凡的唐僧,从小就被佛门戒律所约束,汲取着佛家“超我”的道德标准,显然在取经之前他就已经达到“超我”层次。在取经途中,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他都坚持用“超我”的准则去要求自己与他人。随着困难的解决,他更坚信他所宣扬的戒律规范,内化道德的分量也越来越沉重,“超我”的深入发展逐渐演变为“苛刻的超我”^[6]。

唐僧的“超我”与八戒的“本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为明显的便是在“性欲”这一方面。弗洛伊德认为,本我中的本能冲动是整个系统的能量来源,它是整个人格系统的基础,而性本能冲动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八戒展现出来的就是最纯粹的“本我”,他从始至终大方地展现着对“性欲”的渴望与追求,唐僧作为凡人,必然会有本能冲动,尤其是“性欲”,但作为佛门戒律的坚决拥护者,内化的“超我”自然是不允许这些源于“本我”的、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表现出来。面对四圣的招夫,唐僧从“推聋装哑,瞑目宁心,寂然不答”到“如痴如蠢,默默无言”,最后甚至“好似迅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3]278}。从中不难看出他的情感是有起伏的,尤其“推聋装哑”“呆呆挣挣”等词语都在暗示着其“本我”中的本能冲动与“超我”中的道德准则在斗争,当然最终他的“超我”成功地压抑住了深层的“本我”。

“苛刻的超我”并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倡导的,因为它过于压抑正常的需求,有损身心。但在取经过程中,这种“苛刻的超我”又是必须的,正是因为这种“超我”才使得唐僧拥有百折不挠的信念,面对重重艰险和诱惑能压抑住自己的欲望,坚持靠自己的力量走完取经之路,踏尽磨难,修仙成佛。

(二) 悟空——三种人格的融合者

悟空是《西游记》中的核心人物。他破石而出有着大自然的自由与率性,因大闹天宫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在唐僧及神仙的教诲与紧箍咒的束缚下逐渐适应了常人生活的法则。在自己的不断认识与

周围人的感化中,将道德规矩一点点内化,最终被封为“斗战胜佛”。这一过程可谓是从“本我”主导到“自我”控制,最终走向“超我”的典范。悟空在这个过程中恰当地分配了三者的比例,这使其成为三种人格的融合者。

《西游记》的开卷并没有提及悟空的出身,而是用整整七回叙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场景,以此突出悟空鲜明的人格特征和“灵性”,再挑明其身世是“破灵石而出的天产石猴”,把孙悟空写成大自然的儿子,突出了其“自然人”的形象。弗洛伊德把“本我”比作“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它沸腾着、喧嚣着毫无掩饰与约束地寻求生理的满足^{[5]35},从悟空闹天宫的原因“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可以看出,他的“本我”已然占据了人格的主体。当他叫嚣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时,他已经完全遵从了“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追求本能能量的释放,不知善恶、道德与价值,不管场合不断要求满足。此时的悟空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本我”,而这过度的放纵也立即被现实原则所镇压,落得了“五行山下定心猿”的结果。

五百年的磨难,悟空不仅是在为“本我”赎罪,更是为“自我”腾出了巨大空间。刚跟随师父取经时,悟空的“童心”虽收敛了许多,但仍为主体。在第五十七回中,悟空打死了六个“剪径的大王”,唐僧对此无法认同并训斥其为“泼猴”,认为其“凶恶太甚,不是个取经之人”^[3]。悟空听即便负气离开,此时其“本我”便占据了主体地位,本性开始支配主体。于是观音便出手点化并施加“紧箍咒”,这里观音代表着“超我”,点化起到的是一种引导的作用,而紧箍咒既是一种惩罚的手段,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实对“本我”的约束,由此悟空的“本我”开始与外界环境不断地相互作用,逐渐发展成“自我”。一路上跟随师父,斩妖除魔,虽然其中也有抑制不住“本我”的时候,但在行动时大多是理性的。甚至在经历过八十一难后,“气呼呼地道:‘师父,你不知就里,我等保护你取获此经,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可以与乾坤并久,日月同明,寿享长春,法身不朽,此所以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来暗夺耳。’三藏、八戒、沙僧方才醒悟,各谢不尽”^{[3]1184}。在长时间的熏陶与管束下,悟空的行为已经不单单是为了避免惩罚,满足需要,那些道德准则已经融入了他的思想,促使它向“超我”靠拢。

最终悟空从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变成了惩恶扬善的“斗战胜佛”,完成了“本我”“自我”以及

“超我”的转变与融合。全书的最后交代悟空头顶的紧箍咒并不是被取下来的,而是自己消失的,这说明其道德标准已经内化,不再需要外界的约束,“超我”已然形成。而这种转变也是我们这些现实中的常人所要经历的,就像张锦池所说的“孙悟空是我们人心的象征,可善可恶,关键在我们的一念之中”^{[5]32}。

(三)白龙马——被驯服的兽

白龙马是常常被忽略的徒弟,它在取经途中一直是作为坐骑出现的。白龙马本来是龙王的三太子,因触犯天条而被派往西天取经,又因吃了唐僧的马所以幻化成白马,成为唐僧坐骑。作为一条龙,兽性是它的主导,因此才会有纵火烧明珠、吃白马的情节,但是经过点化它便从一条桀骜不驯的小白龙成为了温顺忠心的马,在取经的绝境之中垂缰救主,遇事沉稳且顾全大局。白龙马的经历与悟空颇有类似,如果说纵火烧明珠是本我的表现,那么经过点化便是实现自我,垂缰救主便是达成了超我。

(四)有“后台”的妖怪——人格结构处理不当的典型

《西游记》作为典型的神魔小说将世界分为三界:魔界、人界、天界,这三界恰巧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有着巧妙的对应:魔界——“本我”,人界——“自我”,天界——“超我”。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人格所对应的并不是个体,而是三界个体中拥有的共性:“天界”的神会按照最高的道德准则约束自己,同时监督他人,遵循“完美原则”;“人界”的人会以现实所允许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并压抑不合理欲望,遵循“现实原则”;“魔界”的妖不分正恶不论场合只追求欲望的满足,遵循“快乐原则”。

在《西游记》中出现了这样一类的妖:他们本领极大,有天庭上的法宝,虽作恶却不会死在悟空的金箍棒下,最后总是会知错向善,改邪归正,在这里将它们统称为“有后台的妖”。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总是能得到神仙的求情,免得一死。如同八戒、沙僧一般,它们的前身也是天上之物,这样的妖怪不在少数:托塔李天王干女儿——金鼻白毛老鼠精,道家鼻祖老君的坐骑——青牛怪,太上老君的徒儿——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等。

妖怪中背景最大的莫过于如来佛祖的舅舅——大鹏金翅鸟。在第七十四回中,太白星化作老者这样形容它:“一封书到灵山,五百阿罗都来迎接;一纸简上天宫,十一大曜个个相钦。四海龙曾与他为

友,八洞仙常与他作会,十地阎君以兄弟相称,社令城隍以宾朋相爱。”^{[3]894}可见此妖与天上的仙交往甚是密切,当两个妖怪均被菩萨收服时,只有大鹏鸟不服,仍要捉猴王,如来无奈出手困住了他,他却叫嚣道:“你那里持斋把素,极贫极苦;我这里吃人肉,受用无穷!你若饿坏了我,你有罪愆。”^{[3]941}可见他曾与如来一起在天界修行,而此时在佛祖面前的狂言与最后“没奈何,只得皈依”的结局体现出其人格结构已经完全是以“本我”为主导,只追求欲望的满足。

从某种意义上讲,与神仙长时间的相处便会受到其是非观念以及善恶标准的熏陶。无论是神仙所养的“神兽”,还是跟随神仙的“童子”都会将主人的道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准则,从而形成监督的自我——“超我”,但他们的“自我”又为何会逃脱“超我”的监督,由神物堕落成妖呢?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在不断地冲突与平衡中转换。“本我”与“超我”本是势不两立的的对立体,“自我”最大的作用便是不断地调节二者间的关系,以保持人格的平衡。《西游记》中这些特殊的妖怪,显然是没有调节好这一关系,或是因为“自我”的松懈,或是因为“超我”的过度压抑。从这些堕落成妖的神物上可以看到正确处理“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只有保持三者间的平衡,才能够以一种既不会过分压抑欲求,又能为世人及自身所接受的形态立足于社会。

三、讨论

人格是先天与后天、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人格的发展受到生物遗传、社会文化、家庭环境及自我调控等多方面的影响^[7]。相比于外因来讲,自我调控这一内因则发挥着更多的作用,具有良好的自我调控能力可以减少外部因素的阻碍与限制,完善自我。就师徒四人来说,与师父唐僧相比,在取经开始时徒弟三人的自控能力则差得多,自控能力越弱,“本我”也就越强大。随着三人自我调控能力的不断增强,“本我”逐渐向“自我”转化,在自我调控最强时,也就达成了“超我”。佛教认为人生皆苦,而造成苦难的原因则是欲爱,欲爱则会引起贪念^[8]。依据佛教的观点,欲爱是主导行为的源头。在一定程度上讲,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本能”与佛教的欲爱有一些相似,本能包含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生的本能是通过“力比多”(libido)来展现的,欲爱

可能是“力比多”的一种具体体现。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括意识和无意识现象,无意识现象又可以划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9],八戒是自然纯粹的“享乐主义者”,追求性欲和贪欲的满足,这些便是潜意识中本能冲动和欲望的生动体现。沙僧是师父与师兄间关系的“现实调节者”,沙僧的角色有些类似于前意识,时刻防止着潜意识进入意识中。唐僧是道德信仰的“完全倡导者”,对应着的便是意识。悟空与白龙马都战胜了自己的潜意识,控制了本能冲动和欲望。而有“后台”的妖怪则没有那么强的自我调控能力,所以行为被潜意识所支配着,好在有外界神仙的帮助,使得他们最终也达成了“超我”。

也有学者对《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形象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角度进行了剖析^[10,11],在三种人格的对应人物上,文章与之持有一致的观点。但与先前研究着重于从文学角度进行分析所不同的是,本文更多地着墨于心理学角度——对经典人物形象的人格特征进行阐释。如之前所提到的,人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对经典人物人格特征的深入剖析和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白化文曾评价《西游记》“想像新奇,上天下地,出神入化,可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主要人物的性格也极为鲜明,而且读者面最宽,老少咸宜。此书的副作用极小,是一部鼓舞人积极斗争,永不灰心,为达到目标而百折不挠的书”^[12]。在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进行剖析后,人物形象更具体,这有利于加深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深度,从中获取现实意

义。由此看来,心理学与文学作品的交织有着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插图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144.
- [2]许燕. 人格心理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95-126.
- [3]吴承恩. 西游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4]黄琳. 论《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形象[J]. 大众文艺(学术版), 2012(14):158-159.
- [5]张锦池. 漫说西游[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6]梁凤雁. 弗洛伊德谈本能与成功[M]. 北京:工人出版社,2009:122-130.
- [7]彭聃龄. 普通心理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440.
- [8]汪建武. 佛教基本教义探析[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2):22-25.
- [9]Burger, J. M. 人格心理学[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5-6.
- [10]谢群山,王远舟. 在魔界、人界、神界走来走去的典型: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说解读《西游记》形象[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29-133.
- [11]宁荣生. 《西游记》:精神分析之旅[J]. 江西社会科学, 2004(7):103-105.
- [12]白化文. 古代小说与宗教[M]. 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27-50.

[责任编辑 常芳芳]

An Analysis of the Personalities of the Classic Image of “Journey to the West”

LI Ji-pe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Abstract: Literary and psychology are two subjects which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paper attempted to analyze the classic image of “Journey to the West” from the angle of Freud’s personality theory. The Pig is a hedonist and corresponds to “id”; Monk Sha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ster and brothers and corresponds to “ego”; Monk Tang is an extraordinary advocate for believes and corresponds to “superego”. The Monkey King fused the “id”, “ego” and “superego”. The experience of the White Horse is similar to the Monkey King. The monsters that have backers have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they fail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d”, “ego” and “superego”.

Key words: id; ego; superego; “Journey to the West”